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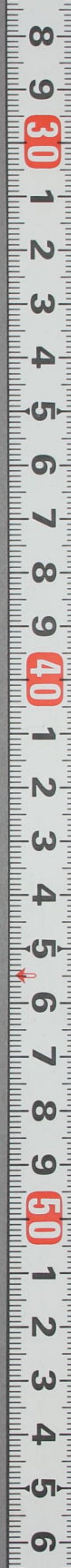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龟

卷之四十一
至四



13
849
17



明 1 3
卷 849
17



舟用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一

寬恕

皐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孔子謂一言而終身行
者其恕乎况乃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合
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
容用示於廣大然後一肯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

舟用元龜

帝王部

卷之四十一

其善斯弛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勳舊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註誤者惟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敘萬邦咸懷君人之德於斯為盛矣

漢高祖初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欲令背漢信不聽通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信後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乞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

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

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也顧念也可殫誅邪殫盡也帝廼赦

之

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

謀滋甚後及使人為秋請律春日朝秋日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濞不自行使人

代為致請禮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

祥言天子竊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

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

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

釋其謀亦益解

武帝遷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宛軍行非乏食戰死不

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侵牟言如
牟賊之食苗也天子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迺頒賞
物故謂死也焉

後漢光武建武四年率諸將圍秦豐於黎丘璽書招
豐豐出惡言不肯降朱祐盡力攻之明季城中窮困
豐肉袒降祐檻車傳豐雒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
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

尹敏爲郎中辟大司空府較圖讖敏因其闕文增之
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
見前人增損國書敢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

不加罪而亦以此沉滯

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

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季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
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

曰書傳若此多矣隣房生梁郁攬和之曰攬謂不與

對也禮記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

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
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
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
 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
 善咸歸焉其為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
 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
 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
 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俊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
 而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
 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
 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
 敢言者矣臣之所以不受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

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

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曾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於郊而與

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為田符卑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榮九妃六嬪陳妾
 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成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
 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
 何管仲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
 而慎用其六柄焉囚人者勿使雜處則其言恕其事
 也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

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
 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
 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
 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和帝時周榮初辟司徒袁安府安舉奏竇氏事皆榮所具草後爲潁州太守坐法當下獄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順帝時雷義爲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帝詔皆除刑

楊倫爲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營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居河內朝歌以病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日離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固敢

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

詩日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寵以藩

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

狷在狷也音狷

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

靈帝時范冉

或作冉

辟司空府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

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帝詔書特原不理罪

獻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玄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史

册府元龜 寬怒
臣益重朕之不德也

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下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下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晉武帝泰始初司隸較尉李憲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陵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黜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削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

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憲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群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憲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又武帝嘗因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較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德雖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

直臣故不同也

何劭爲中庶子與其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尊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太保劭父曾也

裴秀爲尚書令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武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人所難交關之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較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水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

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王宏爲汲郡太守在郡有殊績武帝下詔稱之侯景蜀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枉桎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

贖論

元帝初阮孚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爲有司所按帝每優

容之琅琊王哀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
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
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
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
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
正應端拱嘯詠以樂天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嘗侍
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周訪叅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非常死吏誤
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
之罪

康帝時阮裕在東山徵散騎嘗侍領國子祭酒俄而
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救逼並無
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
罪禁一終身詔書貫之

後魏道武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群臣
以取要方畧御史中丞崔逞曰取榷可以助糧故飛
鳴食榷而改音詩稱其事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
食乃聽以榷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取
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
而收榷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

太武時古弼為安西將軍及議征涼州與尚書李順
感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帝不從既克姑臧微嫌
之以其有將畧故弗之責也

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於食中
得虫穢之物並笑而恕之

延興三年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守津宰
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
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
諸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行貸之

穆罷丁公崇之後世為虎牢鎮將曠以不法致罪孝

文以其勲德之胄讓而赦之

房伯玉初為河間太守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
亦叛入齊為南陽太守孝文尅宛伯玉面縛而降孝
文引見伯玉并其叅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
宇方欲一清寰域卿輩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
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
南致拒皇畧罪合萬死孝文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
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為卿何得事逆賊
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
遭陛下乞生命孝文曰凡人唯有兩途知機獲福背

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
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卿答曰在此不在彼天道悠遠變化無方卿
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
從弟思安爲樂陵太守頴爲伯玉泣請故特宥之
高道悅爲治書侍御史時孝文南征徵兵閩集維陽
道悅以使者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
其罪時道悅兄觀爲列兵郎中而奏道悅有黨兄之
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劉昶孝文時除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義陽拒守

不克昶乃班師太和十九年帝在彭城昶至入見昶
曰臣奉勅專征克殄兇醜徒勞士馬又淹歲時有損
威靈伏聽斧鉞帝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
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旣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克
而還豈但卿也

宣武時李澤爲東都守以賊徵還帝使武士提以入
澤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帝笑而捨之
孝莊時溫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
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
甚怒奏人代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爲此

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北齊神武時李義深初爲魏龍驤將軍義旗初歸帝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帝奔兆兆平帝恕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

後周太祖以耿豪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帝惜其驍勇每優容之

隋文帝開皇六年維陽男子高德上書請帝以爲大上皇傳位皇太孫帝曰朕承命撫育蒼生日旰夜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

逸樂者哉

賀若弼坐怨望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帝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怒帝覽而容之虞慶則使突厥還會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穎等帝因曰高穎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繇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

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畧

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王仁恭爲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高祖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

唐太宗嘗薛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過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而去

李靖破突厥送隋蕭后於京師初有降胡言中國人有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鞠

之帝曰往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旣往之愆不須問也

韋挺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攝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庶人承乾多罪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洩禁中語徙邊挺時亦預其事太宗謂之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尋拜太常卿承乾之廢也挺又以交構聞太宗竟寢其事待之如初十九年爲御史大夫從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挺素無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嘗置辭怨望會嘗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

所與嘗書太宗召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
之仍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
史

江夏王道宗從征遼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壞道宗
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果毅傅休愛斬之道宗跪
行請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
明土山之失具非其罪捨而不問

賈敦頤爲洛州司馬有罪當下獄太宗欲宥之御史
再三執劾太宗曰爲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億兆之
人豈能無過吾去其太甚者耳若有奏劾卽陷酷刑

孝子猶不可從厥父而况道義合能久事其君乎竟
赦之

高宗永徽五年雍州參軍薛景宣以脩築京師羅郭
城功畢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後尋卽殂落今者
營築必有災咎又楊正道有隋之孽流竄北蕃隨突
屈歸化便卽詐死今日猶存有人隱藏猶未彰露帝
大驚遂令推究正道死日旣知景宣詐妄左僕射于
志寧等以其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因上封得
罪恐塞直言之路特令免之

乾封中帝謂司戎少嘗伯楊武曰卿在司戎授官多

非其才何也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囑不敢違阻帝加其不隱笑而遣之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卽位麟臺監張易之等先以潛圖逆亂伏誅詔有與易之往復書疏並焚之用安反側百寮莫不稱慶

玄宗開元六年十月癸亥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比每晝至側景夜至分宵期間政要用忌寢食但能會理不責其文貝州張希嶠上表及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直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於法且令河南府示語遞還

本貫

十二年七月黔中道招討使內侍楊思勗討平溪州賊帝謂賊帥覃行章等曰汝破傷州縣殘害吏人據汝罪名合寘刑法我好生惡殺特捨汝命可授汝商州洵水府別將往欽哉

肅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水馬門而後乘馬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真卿進狀奏彈之帝曰朕兒每欲出朕一二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卿朕欲優容乃自曉諭之狀還真卿

乾元元年六月戊午詔曰朕聞古先哲王慎罰以卹人命脇從罔理罪疑從輕成湯有解網之仁光武有焚書之令蓋惠彼至理受其刑章是以法不濫加刑所以措也間者時遭寇逆患在于戈衣冠之流逼迫者衆事不獲已情稍輕焉頃者委在三司窮其五聽議重者累中刑典稍輕者猶被勾留况時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猶不給家屬又悉乖離艱難之憂無甚於此豈朕泣辜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况恩澤頻加科條遞減原其事狀稍近平人豈可尚議遷貶窮其反側萬方有責罪實在予一物失所憂將誰屬永

言憫念用惻於懷而兩京官應被賊逼授僞官三司所推問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賊中守本官至冬方選曾受驅馳既寬刑典免其貶降並至來冬放選合得官時仍委所司量事輕重注擬其已貶官者續有處分

上元二年正月詔安祿山僞置三司有名應在流貶者原情議罪負國誠深朕已捨其殊死竄於荒徼固當與衆共棄長爲匪人然皆邦家舊臣嘗挂纓冕使其終沒裔土永慙慙魂孰若貸以殊私俾令効節亦准例處分兼委中書門下量輕重類例奏取處分

代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渤海質子盜脩袞龍擒之
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捨之

十年二月乙巳昭義軍節度留後薛萼以失守至自
相州見於銀臺門之內殿河陽三城使嘗休明至自
河陽素服待罪金特詔釋放

德宗貞元初韓遊瓌爲邠寧節度其子欽緒與李廣
弘謀逆事發腰斬遊瓌以其子大逆表乞代免且自
詣闕謝帝回止之寄任如初遊瓌又械繫欽緒二子
送京師請從坐帝亦捨之及遊瓌來朝以其子欽緒
謀逆素服待罪朝堂帝釋之勞遇如初

憲宗元和六年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攝太
尉張茂昭宰臣于頔李藩僉行事失儀詔釋罪

十二年十月乙卯淮西平甲申詔其淮西諸州鎮官
吏將健雖被脅汙皆非本心除同惡巨蠹者一切不
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七月鹽州送到先劫
烏白洲鹽女子拓拔三娘并婢二人召入內親詰之
赦罪送本州

敬宗卽位召嶺南節度使孔戣爲吏部侍郎長慶中
或告戣在南海時家人受賂帝不之責改右散騎嘗

侍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贊善大夫李方現與惡徒燕昵爲其所歐詔以事經恩蕩釋之而不問其父保義軍節度使寰知之奏請削奪方現官階仍乞追赴晉州杖之金不許

開成四年五月諫議大夫韋力仁仗內奏曰臣伏見軍家捉錢事侵府縣軍司與府縣各有區別今富商大賈隸軍司若一紫衫府縣莫制當陛下至聖至明之時固不宜有此禁軍是陛下衛士警夜巡晝以備不虞不合攬擾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勅統帥

令各歸其分則人情獲安天下幸甚帝問宰臣等奏曰凡語事須當力仁所言乃欲生事帝曰蓋論名分耳李瑤曰軍家所出榜是自捉軍人百姓卽府縣自捉此無乖名分帝曰當廷論此亦似近名然諫官論事不合怪之

後唐莊宗入汴齊州刺史孟瑒上章請死詔原之瑒初事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等縣對壘瑒領七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投賊何面目相視瑒惶恐請死帝恕之未幾移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五月有軍人於軍器庫內盜銀鎗一條帝捨其罪侍臣以盜庫器於宮內其罪難恕帝竟釋放

長興二年五月泗水縣令李雲獻時務策天下民多除田土徵租稅其餘不計是何物色並請配定稅錢勅旨益國利民方爲良策越嘗生事則亂焚章李雲粗讀儒書曾居假官所進條件既廣徵引仍繁而於職畧之間荒唐頗甚且鄉閭之內苦樂不無則可沿古制而檢繩度物宜而均濟豈得請行峻法大撓群情詳暴斂之品題無稍通之氣味况五兵乍息兆庶

小康忽有此陳未測何意便合勘窮疎率申舉科條尚緣言路方開政刑務恤特從寬宥俾自省循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繇詔旨二日至京而通事不敢引對留於閣門久之自至後樓朝見帝以故將不之罪

是月庚戌獻時務人前澤州錄事叅軍韓滔所司而試策問一件無詞以對敕旨以納言路廣進策人多別出試題蓋防假手韓滔獨隳衆例輒出已懷敢以閑詞有違明勅而又情惟自衛事匪合宜朝堂干祿之時尚猶僞強州縣親人之處可認作爲便合舉違

敕之科加不恭之罪緣當誕月刑法務寬宜殿一選末帝清泰元年楊凝式爲兵部侍郎帝按兵於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於軍若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雒

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畧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開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請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明文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都本將貳考試武藝

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寮謂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卽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悻故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召學士馬喬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左補闕劉濤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

論乞將施行分明黜陟朕嘗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理以貞觀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才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陝縣丞皇甫德叅輒上封章恣行訕謗人臣無禮罪不容誅賴文貞彌縫恕德叅之狂瞽徵奏太宗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遂得下情上達德盛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採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虛心渴見便佞詭隨之說杜耳惡聞史在德近所貢陳誠無避忌

中書以文字紕繆比類僭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蓋以中書既委叅詳合盡事理朕纘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惟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與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寬在德之罪爰令停寢不遣宣行劉濤等官列諫垣宜陳讜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賞德叅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議允俞恐虧開納方今朝廷粗理俊又畢臻留一在德不足爲多去一在德不足爲少苟可懲勸朕何愛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黜責濤等敷奏朕亦優容宜體含洪勉思

竭盡凡百在位悉聽朕言

晉高祖天福四年秋七月御史奏太子賓客韓暉國子祭酒唐洎左丞崔稅吏部侍郎盧導左司郎中趙上交左贊善大夫李專美太嘗博士祝格左龍武將軍李藏左衛將軍李崇本入閣後至衛班失儀帝以人之小過不用情不撓法雖曰失恭恕而已矣遂不令罰俸

少帝天福七年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下逆賊城其安於進弁骨肉並自焚擒到從進男弘贊斬之差人監送襄州行軍司馬安友規到關釋罪賜服

帶靴笏

周太祖初親族及王俊家並為劉銖所害帝入京城銖夫婦裸露以席自蔽平旦執之下獄帝遣人讓銖曰與公同事先帝寧無故人之分吾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兒家屬公還惜否銖但稱死罪時群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劉侍中墜馬傷甚昨夜又軍士凌逼殆有微生據法屠人家族罪不容誅然寬報往還循環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身原其家屬何如群臣稱善及奏從之廣順初太祖念嘗同奉漢室乃詔賜銖妻陝州莊宅一區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戊申命河陽節度使劉詞押步騎三千赴雒州皆樊愛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旣誅其主將不欲加罪於衆乃遣詞押領分屯於雒州

二年尚書吏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千六人所賦詩賦文論策文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老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曠楊徽之趙隣幾等四人宜放及第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

未精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

冊府元龜

卷之四十一

寬恕

卷之四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二

仁慈

儒有百行仁爲之宗道有三寶慈居其首君人者本之以成帝德行之以宅天下天下之民愛而戴之何莫繇斯之道也若乃蜡氏除骹列於秋官詩人行葦系於大雅禁方春之剝毀則澤被含靈戒不時之薙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

伐則恩加植物至於寘臧獲乎生齒還幽閉於所親
釋俘虜之窮困購陷沒之良口若是數者時而行之
則萬物由庚而況於下民乎四夷慕義而況於中國
乎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又曰民罔嘗懷懷於有
仁其此之謂歟

商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
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
此無主也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

遂令吏以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
枯骨又况人乎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
免爲庶人

文帝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
輔母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成帝永始四年六月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

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没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不以道取為畧

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

法從事

言從賣人之事以結其罪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畧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一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放兵大掠成都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

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

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

天俯視地觀放麀兒啜羔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

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拔攻中山

十三年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畧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畧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從事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值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筆
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著
為令

三年二月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

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騂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為服馬

服馬外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羊牛者無

使踐履折傷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孔子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安帝元初二年二月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
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

者賜錢人五千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

寇害殘夷最甚謂此年張曼冠廣陵華孟冠九江也生者失其質業死

者暴屍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况

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尼掩骼埋胔之

時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其調比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骸務

加理郵以稱朕意

魏太祖漢建安中陳宮為呂布守下邳布敗太祖禽

宮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

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

在宮也宮死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齊王景初二年卽位詔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
正始七年秋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
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力竭
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有
者郡縣賑給之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
百七十人歸於家帝又嘗幸王濟宅濟供饌甚豐
貯流離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
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
也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楊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孝武太元十四年正月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
者一皆散遣男女相配匹賜百日廩其役爲軍賞者
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二月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
饑寒切已唯恐朝夕不濟所急溫飽而已何暇及仁
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繇於此也非夫耕婦織內
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

作技巧自輸悉出以配鰥民

大武太延元年正月癸未出道武明元宮人令得嫁
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於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
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
及典圍將較自今已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
頒賚是月詔曰前以民遭饑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
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
容不時檢較今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
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

論

獻文皇興二年十二月詔曰頃張永逃擾敢拒王威
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寃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
也可敕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路骸草莽者
收葬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
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槨埋葬之
不得暴露

太和二年二月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官
人賜貧無妻者

三年二月帝及皇太后幸代郡溫泉問曰民疾苦貧

者以宮女妻之詔宮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
四年九月詔曰隆冬雪降諸在徼繹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甚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同巡省察饑寒者給與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鑣
五年二月大赦天下免宮人年老者還其所親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救埋藏勿令露見

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園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

九年八月詔數州災水饑饉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於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聽離之

十三年九月免宮人以賜北鎮人貧鰥無妻者

十八年十二月南伐齊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

十九年八月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矜之

宣武景明三年二月詔曰自比陽旱積時農民廢殖

籍言憎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

正始三年五月詔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順辰脩令朝之嘗式今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篤癯無人養救因以致命暴骸溝塹者雖傷部尉依法棺埋永平二年十二月_初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庚戌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鳥鳶言念及此有驚夜寢掩骸之禮誠所庶幾行殮之義冀

亦可免其諸有露屍者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

後周明帝二年二月詔曰王者之宰世莫不同四海以遠近爲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於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徃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場之間交相抄掠入賊者悉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

武帝保定五年六月詔曰江陵人六十五已上爲官奴婢者俱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

建德元年十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

六年十一月詔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去年十月以前
東土之民被抄掠在化內爲奴婢及被抄平江陵之
日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免放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
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

靜帝大象二年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爲宇文亮
抑爲奴婢者並免其爲民復其本業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
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麋卯三
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

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
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
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丁齋日並不得行
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三年四月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
踰侈耽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剗殺芻豢
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群莫遂蕃滋之性傷財
墮業職此之繇敷放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
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慈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

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苟循目前不爲經久之慮導民之理有未足乎其闕內諸州宜斷屠殺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贍詳思厥衷更爲條式

六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戍役煩重師旅薦興元元無辜墮於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隴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爲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享毒一物失宜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骸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於前此爲非類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是月癸酉詔曰爰始正家刑於四海王者內職取象天官上備列位之序下供掃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搜求無度朕嗣膺寶曆撫育黔黎克已厲精庶幾至理而省宮掖其數實多恐茲幽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罷散歸其戚屬任從婚娶自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在內鷹狗貓等並委五坊使量留餘並解放

九月遣殿中監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蕃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

貞觀二年四月詔曰隋運將盡群凶鼎沸干戈不息饑饉相仍流血成川暴骸滿野朕徃因軍旅周覽川原每所臨視用傷心慮自祗膺寶命義切哀矜雖道謝姬文而情深掩骼諸有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瘞稱朕意焉

九月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官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洒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各遂其性於是令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宮西門簡出之

三年四月詔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賜粟一石

四年九月詔曰突厥種落徃逢災厲病疫饑饉殞喪者多暴骸中野前後相屬幽魂靡託醢奠無所永言矜悼有懷隱惻宜令所司於大業長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爲埋瘞務令周悉以稱朕意焉

十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遍覽群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係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嘆曰令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繇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五年二月詔曰甲兵之設事不獲已義在止戈期於去殺季葉馳競恃力肆威鋒刃之下恣情剪馘血流漂杵稱快意屍若亂麻自以爲武露骸封土多崇

京觀徒見安忍之心未弘掩骼之禮靜言念此慟嘆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爲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奠焉五月有司言贖得男女八萬口初隋末大亂中國人多沒於北夷至是突厥來降帝遣使以金帛贖購之七月甲辰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日戰亾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

八月遣使於高麗收隋戰亾骸骨設祭而葬之十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於難者刊石爲鐫真形置之左右以

申帷蓋之義初帝有駿馬名馭露紫霜每臨陣多乘之騰躍摧鋒所向皆捷嘗討王充於隋蓋馬坊酣戰移景此馬爲流矢所中騰上古堤右庫直立行恭拔箭而後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

十五年三月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暘者僵於路駐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十七年三月帝觀漁于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十八年二月幸壺口村落偏側問其受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雍州錄尤少田者給復移

之寬鄉

四月辛亥幸九成宮己未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麀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便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己以及也推己之孝於父母以及此類則天下有識者懷之推己之惡死以及蟲豸含生之者何有不賴所以明日不行十九年五月征遼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于原野良可哀嘆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瘞之

十月班師詔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
婢一萬四千口金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
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准其直
以布及錢贖爲編戶焉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及
至幽州夷俘金列於城東拜道稱謝舞躍擗地宛轉
塵埃從行者愍之爲灑淚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
加尸城七百人戍益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金隨軍
請自効帝謂之曰非不欲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
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
不忍也戊戌帝悉令稟食而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
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二十一年六月詔曰隋末喪亂邊疆多被抄掠今鐵
勒金歸朝化如聞中國之人先陷在蕃內者流涕南
望企踵思歸朕聞之惕然深用惻隱宜遣使往燕然
等州知見在沒落人數與都督相計將物往贖遠給
程糧送還桑梓其室韋烏羅護靺鞨等三部被延陀
抄失家口者亦令爲其贖取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甲午詔曰爲國之道必崇簡惠
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
六宮刑於四海旣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

相繼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於憂競納隍之心實勞於夙夜率繇成訓仰遵先旨卽位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又去年霖雨頗傷苗稼在於州縣非無乏少資給後庭有妨國用宜申茲大造更量放出宮人可令官司料簡具錄名帳所司依狀散下歸其戚屬若無近親任求配偶所在官府存心安置勿使輕薄之徒

輒行期誘空有竊資之弊便無偕老之託務加存恤令遂所懷

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較獵於韭山帝身射禽獸獲鹿及雉兔數十令代官厨應烹之羊盡放令長生焉

咸亨四年正月詔咸亨初百姓遺棄男女有收養及驅使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家閏五月禁作簞捕魚營圈取獸

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漢故未央宮舊基引從臣賜宴有群鹿經於御前羽林騎士獲之以獻帝皆命

放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制宮人比來取在京百姓子女入宮者令放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曰犬以守禦鷄以司晨有用於人不同嘗畜好生之德徧宜令及自今並不得屠殺

二年三月太上皇詔今年斷食鷄子雖寒食百姓亦不得進六月禁殺牛馬驢等犯者科違詔罪不得以官當贖公私賤隸犯者決六十然後科罪

開元二年十月詔曰乞力徐等天迷神怒背義忘恩憫其下人制在凶帥積骸暴露潤草塗原言念於茲豈忘惻隱其吐蕃戰死人等宜令所在州縣速與瘞埋俾有申於弔拯庶無隔於華裔

三年二月北庭都護郭虔瓘破吐蕃及突厥默啜以其俘來獻帝謂俘囚曰爾等背恩作逆罪不容誅念爾等無知特宜釋放

五年七月隴右節度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於闕下帝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爲編戶親語之曰吐蕃俘囚等是爾蕃部於我國家送款降婚分之疆界我不爾詐爾無我虞近年爾忽從兇猾不守誠信犯我群

牧侵我州軍旣籍防閑故有經畧臨陣所虜准例應
誅我情在好生今爲爾屈法命捨爾等性命作諸州
編戶卽宜聽有司處分

十一月丙辰詔曰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
報其功馬牛驢皆能任重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
不令宰殺如聞比來尚未全斷群牧之內此弊尤多
自今以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牛馬驢肉其王
公已下及天下諸州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輒有
殺害仍令州縣及監牧使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
御史隨事糾彈

十二年四月隴石節度使王君奭破吐蕃來獻戎捷
帝謂吐蕃俘囚等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
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捨汝
性命以申含養命向鴻驢待後處分

十月將封泰山詔曰自古明王仁及萬物今助天孳
育方欲告成其緣祀祭及在路供頓犧牲餼牽禮不
可闕除此之外天下諸州命斷屠及漁獵採捕駕
迴至京都依嘗式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教順天時
無違月令所繇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

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禁傷麋卵以遂生成自今
已後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獵採捕

五載正月詔曰永言亭育仁慈爲本况乎春令義叶
發生其天下弋獵採捕宜明舉舊章嚴加禁斷宜布
中外令知朕意

六載正月詔曰今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於含養
必期遂生如聞榮陽僕射陂陳留郡蓬池等採捕極
多傷害甚廣因循既久深謂不然自今已後特宜禁
斷各委所繇長官嚴加捉搦輒有違犯者白身決六

十仍罰重役官人具名錄奏當別處分其僕射陂仍
改爲廣仁陂蓬池改爲福源池廣弘大道之仁以廣
中孚之化又詔曰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虔誠

蓋不資於廣殺况牛之爲畜人實有賴既功施播種
亦力被車輿自此餘牲尤可矜憫况前聖有作難爲
盡廢明神克享亦在深仁自今以後每大祭祀應用
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嘗式

十四載正月詔曰陽和布氣庶類滋長助天育物須
順發生宜令諸府郡至春末已後無得弋獵採捕嚴
加禁斷必資杜絕

肅宗至德三年正月詔曰國有五典幽閉爲重刑有六宮明章內理所以教之陰禮詔之御服至於衡統紘綆之美織絰綿纒之事任適於用則有司存焉頃年已來仍遭寇盜違其情性則謫見天象恣其供億則糜費國儲非以達寬煩振繫滯之義也宜放內人三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無近親收養散配諸寺安置待有去處一任東西仍各與一房資財以充糧用并委府縣官旬當勿使侵凌以成朕無爲之化也

代宗寶應元年十二月戊辰詔曰凡在生靈合登仁壽自逢艱阻多致傷殘或寇盜爲災斃於鋒鏑或歲時不稔道殣相望枯骨轉屍多未埋瘞朕爲人父母良深惻惻將何以示掩骼之禮昭葬骨之仁永念前修豈忘古訓其京城內外應有舊骸骨宜令京兆府卽旬當收拾埋瘞仍令中使與所繇計會致祭

大曆四年十一月禁畿內弋獵

九年三月丙午禁京畿內採捕漁獵自三月至於五月永爲常式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以文單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皆豢于禁中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庭實

至是悉令放於荆山之陽及鷹隼豹豺闖鷄獵犬皆放之又出宮人數百人

閏五月辛巳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七月商州歲貢麴膠罷之

貞元六年十一月詔曰吐蕃比虧信約自失通和邊鐘之間事資備禦因其犯境累獻俘囚既切懷歸之心復加幽繫之苦永言覆育豈間華戎應所獲吐蕃生口見在者一切放歸本國仍並差人送至界首量事資遣使得自全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二月癸丑釋掖庭沒官婦人朱泚妻徐氏等甲子大赦制後宮細人子弟音聲等人並宜放歸親族又諸軍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諸處者宜資給放還本國

三月出後宮三百人及教坊女伎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聚觀謹呼大叫

四月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以殺人者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七十人詔給遞乘放歸其國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宮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爲妻

以水害誠陰盈故也

十年九月詔澤潞及鳳翔天藏軍每進雞子既傷物性又勞人力宜停進

十二月詔出宮人七十三人分置京城寺觀有家者歸之

十一年禁以新羅爲生口令近界州府長吏切加提舉以其國宿衛王子金長廉狀陳故有是命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御丹鳳樓大赦詔掖庭籍沒罪人妻女等宜命放歸親族

七月詔許逆賊李師道妻魏氏爲尼住法雲寺

八月帝御丹鳳樓大赦詔諸軍先擒吐蕃配在諸處者盡放歸國願住者亦聽

九月江南西道奏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赦條流七十四人願歸本縣餘盡請住詔給衣遞乘發遣其諸道願歸者准此處分

長慶元年七月十六日大赦制李師道吳元濟自絕於天並從誅滅念其祖父嘗事先朝墳墓所在並不得令人擅有毀廢

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及備打獵狐兔等悉放之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卽位二月詔先在掖庭宮人家口金配內闈年深宮人等金放出外任其所適又詔老宮人及殘疾不堪使役金有父母羸老疾病者金委所司選擇放出其麻父管軍武庫使金不三月赦其諸軍先擒獲吐蕃生口配流諸處者宜委本道資給放還本國

寶曆元年正月赦先擒獲吐蕃生口配流諸處者委本道資給放還邊土仍不得更受投降人金擒捉人生口

四月涇原節度使楊元卿奏當管平涼鎮守得投降

吐蕃劉師奴詔委元卿准近赦送還本國

二年二月鳳翔節度使進到落蕃回鶻四人勅旨令付鴻臚寺待有還蕃使卽放歸國

文宗以寶曆三年卽位十二月詔其在內宮女三千許嫁

太和元年四月出宮女一百人中人押送權於兩街等觀安置

二年五月辛丑詔度支每年旨額年支配進蚺蛇膽四兩桂州一兩賀州二兩泉州一兩宜於數內量停三兩餘一兩每年轉次送納帝因對侍講學士許康

佐語及取蝻蛇膽知生割其腹而後得之帝爲惻然
因命停減

三年四月出宮人一百人任從所適

四年四月詔曰春夏之交稼穡方茂永念東作其勤
如傷况時屬陽和命禁麀卵所以保滋懷生仁遂物
性如聞京畿之內及闕輔近地或有豪家如務弋獵
放縱鷹犬頗傷田苗宜令長吏切加禁察有敢違令
者捕繫以聞

八年二月詔比者滄寇干紀稽諸數年諸道典師並
獻戎捷時方討叛難議釋縲免死戎邊已有恩貸今
滄州一道久被朝章念其懷土之心必有向隅之歎
俾之遂性用洽親恩其諸道所送滄州將徒配流及
邊鎮營田役使者並委本官如有已赴軍職及自有
生業不願去者亦任便住又詔曰蘇州大水饑歉之
後編戶男女多爲諸道富家並虛契質錢父母得錢
數百米數斛而已今江南雖豐稔而凋殘未復委淮
南浙江東西等道如蘇湖等州百姓願贖男女者官
爲詳理不得計衣食及虛契徵索如父母已歿任親
收贖如父母無資而自安於富家不厭爲賤者亦聽
開成元年三月詔曰比聞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

得富家數百錢數斛粟卽以男女爲之僕妾委所在
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購之勿得以虛
契爲理

二年二月甲子出內音聲人四十八人放歸家

三月壬辰詔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
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鷄及鷄鴨烏雀狐兔等悉
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禁京城及畿內
採捕禽獸羅網水虫以遂生成永爲定制委臺府及
本司切加禁止

三年六月辛亥遣中人監宮人四百八十人送兩街

寺觀安置令其親族識認還之壬子又出宮人劉奴
等七十五人還其親族

七月新羅王金祐徵遣其所遺淄青節度使奴婢帝
矜以遠人詔令却歸本國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制新攻黨項事不獲已其婦人
童幼小未任持兵仗者交兵日不得濫有殺傷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應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
指揮以上供錢收拾埋瘞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制曰夫掩骼著在前經敬
神垂於古典告布諸道州縣所在應有暴露骸骨童

勒逐處理瘞

二年二月詔曰自兵屯郊境事迫機宜互有侵漁交相虜掠既變良而爲賤實威脅以勢臨人或啣冤朕寧無慮可各下諸處應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爲婢妾者願歸卽命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其丈夫曾被刺面者仰勘所在村保如委不是食糧人數便勒本州府各與憑據放還營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卽位以莊宗時六宮內人數千洎蕭牆之變率多流散及帝自關東赴難居至德宮稱制宣徽使處按簿引進猶千餘人時宮使選數百

人皆少年端麗者進御帝曰何事須此宮使奏曰宮中內職各有典掌故事不可闕帝因詔老宮人謂曰入宮幾時對曰曾事乾符帝諳悉故事帝曰宮闈典故非耆艾者曷記所進少年定非前輩因戲謂老宮人曰非惟爾識事故且與予顏狀同耳是日勅少年宮人命令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西川所送者亦令罷歸宮中所識但其舊宮人而已

五月辛酉華州節度使史敬鎔奏准宣放西川宮人各歸骨肉

二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梁文矩奏上年平蜀以來軍

人將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傷和氣請許收
認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河南北舊因兵火虜隔
者再令條理並從識認

三年六月詔內園鹿七頭命放於深山

閏八月勅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此以知其賞
勸世將刑爲之不舉此以知其刑懲世唯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
於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
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

道况賞不憊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
漸少其在京或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朕減常膳諸
州使遇行極法日示禁聲樂

四年八月癸卯考功員外郎郭正封奏中興平定之
初自數十年離亂編民或爲兵士所掠沒爲奴婢者
旣無特勅釐革無復從良遂令骨肉流離有傷王化
勅旨曉諭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並勒放歸
長興二年四月丙申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獻時務
諸道獄囚恐不依法考掠或不勝致斃翻以病聞請
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限

無病致斃沒地有寃燃死灰而必在致仁照覆益而須資異鑒書著欽哉之旨禮標侗也之文固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請致病囚院望依仍委隨處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差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固違致病負屈身亡本屬官吏僉加嚴斷兼每及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九月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

三年五月癸未勅春夏之交長育是務眷彼含靈之類方資亭育之功先有條流解放彈鷹隼自此凡羅網射止僉諸弋獵之具比至冬初並宜絕如有違犯

仰隨處官吏便科違詔之罪起今後每年至于二月初便依此勅曉示中外蓋循舊制重布新規宣諭萬邦永爲嘗式

四年七月乙未帝於廣壽殿對迴鶻使都叔李未等二十二人進白鶻一聯勅禮賓使解縲放之山林八月帝受尊號畢制曰諸道凡無主丘墓自兵革以來經發掘者宜令觀察使刺史差人量事掩瘞末帝清泰元年九月庚戌詔曰朱弘昭馮道孟漢瓊康義誠王思同樂彥稠等朕志切行仁情唯念舊雖

顛覆自貽其伊戚而愍傷猶軫於予懷宜降特恩許其歸葬其親屬骨肉及元隨職員並放逐便所在不得恐動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卽位赦曰恩推掩骼義顯燭幽允諧遠邇之心與叶陰陽之序應自舉義已來或有因事抵法之人及九月十四日後殺戮賊寇所在暴露骸骨未有骨肉收認無主者委逐處長吏指揮埋瘞

二年四月丁亥制當罪卽決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魏清泰中臣寮內有從珂誅戮者並許收瘞

五月己卯勅大社內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王業肇興德音屢降念茲既往屬我維新宜弘掩骼之仁以廣燭幽之德其大社內應收掌唐朝罪人首級並許骨肉或親舊寮屬收葬其喪葬儀注聊備飾終不得過制仍付所司

八月詔兵興以來邊疆多事或因虜掠或偶滯留歲序遷移家鄉迢遞宜令收贖俾遂歸還應自梁朝後唐以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虜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任彼一一收贖放歸本家是月大理正韓保喬上言其畧云伏請天下狴牢

特頒惻憫抱沉疴者宜加藥餌無骨肉者勿使饑寒
庶禱解網之仁用補泣辜之德者勅方枉狴牢又繁
疾疹在典刑之自別顧醫藥以何妨實可施行足彰
仁憫宜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或
有繫囚染患者竝令逐處醫博士及軍醫看候於公
廩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人看候所有罪犯
令據杖責仍候瘞損日科決

三年正月詔命供奉官張殷祚往魏博管內收藏暴
露骸骨

八月勅魏府城下自去歲屯軍已來管界墳墓多經

壓損雖已曾差使勾當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
祭奠其科例宜令度支給付

十月戊戌赦曰仁及枯骨澤漏重泉眷哲后之芳蹤
乃有國之令典魏府管內軍兵已來墳墓所毀無主
者委逐處官吏指揮隨事脩整祭奠仍仰官中給支
四年七月甲子勅符彥饒張繼祚婁英尹暉等皆受
國恩悉虧臣節孽非天作感實自貽尋正典刑屢遷
歲月宜示燭幽之道用推掩骼之仁宜令近親任便
收葬

五年七月乙丑福建鄭元弼以下三百五十人放還

故土

六年四月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百人放還淮海卽安州所俘也

少帝開運三年二月詔自冬徂春稍憊雨雪掩骼埋胔必契陰靈將召純和宜藏暴露宜令所在長吏依此掩藏仍付所司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勅舍幽育明哲后法之而致理掩骼埋胔賢主著之爲令猷令寶祚惟新璿璣在御踵姬周之至德體虞舜之深仁屬三靈改卜之秋當五兵銷偃之際或墳塋無主幽窆毀發於斂斂或

戰陣亡身遺骸暴露於原野旅魂無託言念堪嘆應天下州府管界內有墳墓被開發者無人爲主本界官吏量與掩閉勿令漏露或戰場郊野有暴骸露骨亦仰收拾埋瘞以聞
四月泚淮州鎮上年淮南饑民過來糴物從前通商未敢止絕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饑糧宜令泚淮州縣渡口鎮舖不得止淮南人糴易是時淮甸累年災旱流民度淮就食者萬計不令止糴其後淮南立

倉糴我粟畜之商賈利其善價以舟車輦運太祖聞之許其負擔以供養者禁止輦運又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竝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放太原投來義軍百姓餘人歸本所
三年四月勅節文應諸道所禁罪人無家人供奉喫食者每日逐人給官米三升
四年正月降下壽州赦曰自用兵以來被虜却骨肉者不計遠近竝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所在不

得藏占

四月放懷恩軍士歸蜀是軍當秦鳳之役爲王師所俘帝捨之給以衣廩賜號懷恩軍至是軫其懷土之意故放之

册府元龜

卷之四十三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三

度量 多能

度量

高明博載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寬仁豁達帝王之所
以為量也中古已還典策斯畧暨炎漢而下肇起潛
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侗儻無撓放蕩不羈蓄非嘗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四十三

之謀淵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然興歎駕馭豪傑恢廓靈府不凝滯於居處不耽悅於玩好開視向背之際鎮寧危懼之時故令反側者自安觀聽者效順魏乎英槩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念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愠至於屈法恕物推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漢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帝初為泗水亭長沛令呂公有重客

蕭何為王吏

王吏功曹

王進

進者會禮之財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

千錢坐之堂下

令號也

帝素易諸吏

易言輕也

乃給為謁曰

賀錢萬

給欺也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引入坐上坐

上坐尊處也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帝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詘懾也

及為沛公項

羽願與高祖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

悍禍賊

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十二年十二月帝擊黥布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

后迎良醫醫入見帝問醫曰疾可治於是帝嫚罵之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文帝時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

後漢光武初爲蕭王圍邯鄲攻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漢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殺之復以爲恥後過潁川欲殺恂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於是解也

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馬援爲隗囂奉書至雒陽引見於宣德殿帝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
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

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初爲

兗州牧以東平畢

爲謀

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謀母弟

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謀頓首無二
心太祖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呂布破謀生得衆
爲謀懼太祖曰夫人孝於其親矣豈不忠於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魯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
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
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

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爲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
久留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
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
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
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
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
太祖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
而奔先主於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爲其
主勿追也

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

犯顏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

晉景帝沉毅多大畧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與帝
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
帝寢如嘗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武帝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初高陽許允既爲文帝
所殺允子奇爲太嘗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
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
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因南郊
禮畢喟然問司隸較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

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
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簡文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
疑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
橋溫處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
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溫繇此憚服

後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孝文
欲觀諸子志向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

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知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

後周太祖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及爲魏丞相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

隋高祖性嚴重有大畧初仕後周宣帝時以后父爲大前疑宣帝有四姬并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宣帝每忿怒謂楊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卽殺之高祖旣至容色自若乃止

開皇中寧州刺史元諧以潛龍之舊嘗豫大宴於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以突厥可汗爲侯正陳叔寶爲令史帝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民非欲誇誕非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駢使諧默然而退

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率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畧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群盜大俠爭來歸附焉

太宗自髻鬣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故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爲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卽

有四海之志武寧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
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瓜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及卽位會州督王長諧坐納賂爲憲司所劾帝不之
罪因賜所賂之物以愧其心

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媵文自云當
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媵文何預於物若
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媵何爲乃釋之
十九年帝征遼候騎獲莫離支覘使高竹離反接以
至軍門帝召見解縛謂曰何顏色瘦沮若斯人之甚
耶對曰偷路間行不食數日矣帝命飯之謂曰爾主
使爾爲謀宜速反命寄語莫離支須中軍消息可遣
人徑至吾所間行辛苦亦何以爲帝哀竹離徒跣賜
屨以遣之

高宗咸亨二年七月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
於安干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誅之帝謂
郝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
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
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
戒彞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
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後唐高祖初爲大同軍節度使以罪奔達靺居數日會黃巢自江淮北度椎牛醜酒其酋首酒酣喻之曰予父子爲賊臣讒聞報國無繇今聞黃巢北犯江淮必爲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詔徵兵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乎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達靺知無留意皆釋然無間莊宗膽畧絕人其心豁如也初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以例來降帝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愆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使加簡較太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居嘗唯治兵仗不喜專事生產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知其廉欲試其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嘗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末帝嘗與房知溫失意於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卽位知溫憂甚帝乃封列土以寧之知溫徑赴雒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

多能

夫王者秉淳粹之氣挺明哲之資究造化之端爲生

民之表宜乎習尚臻於玄妙動作究於精微也至若聽覽之餘穆清之際必務遊息以暢襟靈故有寓情於筆札屬意於管絃取樂於棊奕適意於射御以至翫和扁之書披京管之術或群臣宴衍下表乎同歡或便坐清閑內資乎玄覽足以彰攸縱之智見狗齊之才垂之方冊是為能事故可以戒逸豫而節嗜好刑風俗而滌心志者焉

漢元帝多才藝善史書

周宣王大史史籍所作大篆

鼓琴瑟吹洞

簫簫之無底也

自度曲被歌聲

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被聲能播

樂也 分判節度

判切也謂能分切句段為之節制也

窮極幼妙

讀曰帝天

好音樂善琴笙嘗置鞀鼓殿下

鼓本騎士之鼓

天子自臨軒

檻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

莊嚴之鼓節也

後宮及左

右習知音者莫能焉

魏太祖才力絕人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竝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生法又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盧江左慈譙郡華佗其陵其始陽城郝儉無不畢至

文帝善騎射好擊劔才藝兼該嘗自敘曰余年五歲

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弟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

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從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探有嘗徑的有嘗所雖每發輒中非至竅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俱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

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
 酒醕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偽相
 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
 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
 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於意去其故方更授
 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
 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
 俗名震戟為坐鐵室鑲楯為閉木戶後從陳國袁敏
 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

於狡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
 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令鄉侯東方安
 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
 集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嘗言人少好
 學則思專長則善志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
 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立五經四部史漢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一云帝善彈碁能用手巾
 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

以所冠著葛
 巾撇碁角

隋高祖潛龍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
 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

人竝登歌上壽竝用之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四月自爲草書屏風以示群臣
筆力適勁爲一時之絕先是人間有王羲之書悉購
之書府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
紙裝成八十卷每聽覽餘閑時取臨翫焉嘗問朝臣
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謂藝
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
朕少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及平寇亂每執
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卽知強弱嘗取吾弱對其
強取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百十步吾

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
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
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
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帝性愛書初置弘文館選
貴臣子有性識者以爲學生內出法書命之令學又
令人間善書者亦徵入館內是十數年間海內從風
而靡工書者甚衆焉
十八年二月詔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旣工隸
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遂觸類增長精
好絕倫每有新奇群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太宗操

筆作飛白書群臣乘漚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嘗侍
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
罪當死請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日婕妤辭輦今見
嘗侍登床五月帝為飛白書鸞鳳螭龍等字筆勢驚
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明且五日
舊俗必用衣服翫物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
庶動清風以增德義

玄宗好學善騎射洞曉音律及陰陽象緯推步
德宗貞元四年八月御書章敬寺額備鼓吹并神策
馬騎以迎帝御通化門觀之

肅宗聰睿善隸書在東宮時德宗為詩及他文賜大
臣者率皆令帝書之

敬宗性聰睿有斷凡百工之藝皆不習而自能
後唐莊宗洞曉音律武皇帝令歌舞於前十三習春
秋手自繕寫畧通大義

册府元龜 多能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四

奇表 神武

域中四大王居其一洪範五事貌為其首是知清明
在躬而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古繼天
而王出震應期莫不體備純元器含異稟實有聖德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四十四

煥乎英表乘天地之正故其儀可象象日月之明故其威可畏若夫本狗齊之性挺岐嶷之姿標五行之端冠群龍之首宜乎包神靈之蘊協符瑞之紀魁竒粹穆曼出世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誠哉是言

太昊宓戲氏蛇身人首日角衡連珠

日角角有骨表象日所出眉上

日衡衡中有骨表表象連珠也

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

黃帝軒轅氏龍顏

一云黃帝龍顏是謂結起神明詢知昭臨四海

顓頊高陽氏首載于併幹止法日月參

併重也重會以為表水精日月

參人主斬刈也一云顓頊載干是謂皇甫德美周問天下家足

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

一云帝嚳駢齒是謂悍骨德塞無間姦靡繇出

帝堯眉八采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

宿身長十尺

一云堯眉八采是謂通過正身刑典遠近咸化

帝舜目重瞳子龍顏大口黑子身長六尺一寸

一云舜目

重瞳子是謂重明作事可法出言成章

夏禹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鈎

鈎鈐也

胷有玉斗足

文履已長九尺九寸

一云九尺二寸又云禹耳參鏤是謂大通典利除害決河疏江

商湯豐下銳上哲而有髯勾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

有四肘

一云湯臂三肘是謂謬翼攘去不義黔首繁息

周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臂有四乳

武王駢齒望羊

靈王生而有髭

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顏額額準鼻也

美鬚髯

在頤曰須在頤曰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

宣帝身足下有毛

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元帝額上有壯髮

壯髮當額前長侵下而生

後漢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

明帝容貌壯麗生而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於堯

章帝動容進止聖表有異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晉宣帝有狼顧之相魏武帝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

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景帝雅有風彩

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副貳相國而文帝欲以帝弟

攸為嗣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乃超世之

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繇是遂定

元帝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

煒如也

明帝黃鬚貌類外家

帝母荀氏燕代人也

簡文帝美風姿舉止端詳

後魏道武帝目有光曜廣額大耳衆咸異之

大武帝明元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壞異

道武帝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自此子也

文成帝風格異嘗

孝文帝生而潔白有異姿繼繼岐嶷長而淵裕仁孝

綽然有君人之表獻文尤愛異之

孝莊帝風神秀異姿貌甚美

後周太祖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

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隋高祖為人龍額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

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年十六遷驃騎周太祖

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似世間人齊王憲嘗言於周

武帝曰普六茹堅

臣欽若等曰普六茹周所賜姓堅諱也

相貌臣每見之

不覺自失後員外散騎侍郎王邵言帝有龍顏戴干

之表指示群臣帝大悅賜物數百段開皇三年陳遣

嘗侍周墳通直散騎嘗侍袁彥來聘陳主知帝之貌

異代人使彥畫像持出

煬帝為晉王時高宗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唐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紫誌如龍郭弘道初任隋為上食奉御時高祖為殿內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

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曰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而後必繇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

欲殺之以滅其口而不知所在

太宗既降薛仁果高祖聞賊平大悅于時

李密初附乃令密馳傳迎太宗於幽州密見太宗天安神武軍威嚴肅驚慄歎服莫敢仰視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

玄宗儀軌偉麗有非嘗之表

肅宗為忠王時領河北道元帥玄宗令文武百寮於光順門相見左丞相燕國公張說退謂學士孫逖常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秀發奇表非常實類聖祖乃社稷之福也

宣宗外晦內朗視瞻特異

懿宗姿貌瓌傑有異於人

後唐莊宗爲嬰兒體貌奇特年十一從太祖討王行
瑜因令入覲獻捷唐昭宗一見駭異之曰兒有奇表
乃撫其背曰此兒將來之國慎勿忘忠孝於予家

愍帝貌類明宗後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時年十
四形氣豐厚

末帝長七尺餘方頤大顙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
甚愛之在藩時雒陽市人王安者世稱其善相嘗竊
視帝曰形如毗沙門天王非嘗人也帝知之竊喜清
泰二年魏府進天王王字甲冑千二百副乃選諸軍之
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

漢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光彩識者觀之咸曰
非人臣相也

周太祖形神魁壯趣向奇嶮頂上有肉角

神武

惟天可畏必以雷霆奮其威惟衆有作必以神武服
其衆詩稱布昭聖武易著弧矢之利若乃仗順行罰
躬秉武節禁暴以取亂決勝於勅敵矢石之間神色
自若扶義而行兼資智勇臨變出擊不暇冠帶霜戈
月羽雲揚風起首爲節度人思効命於以戡時難清
國步震壘九寓烜赫殊俗姦雄弭心豺狼奪魄猛氣

發於奇表群目識其真主至於馳馬彎弓應弦斃獸
又聖藝之殊絕者也

商湯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商頌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曷

曷害也
言建旆

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其威勢
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也

周武王伐紂左伏黃鉞右秉白旄以大卒馳商紂師

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闕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散畔

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

宣王征徐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勃怒其色前

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陣屯其兵於淮水大防

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故嘗武之詩曰王

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

執醜虜

進前也敦當
作屯醜衆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帝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公何

如曰臣多多益辦耳帝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擒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擒

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詔曰南越東甌誠伏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

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滎陽北歷上郡西河五
 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
 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
 王頭已縣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
 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
 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其泉時使郭吉風告單于既
 至匈奴匈奴王客問所使王客王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
 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
 頭已縣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
 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何但但空

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
 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
 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

後漢光武初循河北進軍邯鄲時率鄧禹等擊王朗
 太破之帝過禹營勞勉吏卒威嚴甚勵眾皆竊言劉
 公真天人也後赤眉君臣劉盆子及樊崇等降帝大
 陳兵馬臨雒水令赤眉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
 知當死否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
 兒大黠宗室無蚩者蚩癡也又謂崇曰得無悔降乎朕
 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

也徐宣等臣欽若等曰徐宣益子丞相也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

魏太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獲雉六十三頭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嘗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賊將見帝悉

於馬上拜奏明觀者前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驚晉宣帝爲太尉景初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帥步騎四萬討之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

後魏太武臨敵嘗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令者率多敗失

文成和平中幸信都至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
詔群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
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刻石勒銘又嘗幸西苑
親射虎三頭

孝文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膊骨及
射禽獸莫不隨志而斃之

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
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界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
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

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嬰圖之儀威稜攸壘
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愍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
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
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爲
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勒銘於射所

後周太祖每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
唐高祖初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
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
合之賊易與耳因率精騎一十人出擊之所向皆靡
衆情始定并力奮逐大破之後至龍門縣有賊母端

兒衆數千人奄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遂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宗初從高祖破突厥於馬邑帝手射殺特勒一人繇是賊退高祖拒歷山飛也深入賊軍重圍數匝帝望見之將輕騎突圍而進弓矢亂發殪數千人旣接短兵所向必潰救高祖於萬衆之中時騎兵已散高祖氣憤將戰帝苦諫乃止適會步兵至帝奮擊大破之及舉義師西上遲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

戰遂大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且欲停營帝曰機不可失當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帝當南面部分纔定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帝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帝爲流矢所中收而復戰衝突出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二刀盡缺血流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於雒邑帝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穠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帝躬被

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殲嘗以少擊衆賊
徒氣懾四年二月又進屯青城宮壘未立王世充率
衆二萬自方諸門於故馬坊憑垣塹之險臨穀水以
禦大軍諸將甚懼帝以精騎陳於北芒親登魏宣武
陵以望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
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而
進曰兵交卽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帝以騎
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
合者數焉帝所乘之馬中箭而死易馬又戰地既險
隘賊多牌稍騎戰稍難帝親自射之莫不人牌俱徹
應弦而倒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迫于城塹
俘斬七千人於是進營城下布長圍以逼之及竇建
德舊將劉黑闥舉兵反於相州帝總戎東討每令游
騎擊挫之闥嘗於肥鄉列陣帝親率左右擊之有一
突厥勇壯絕人直衝帝刃將接帝以天策上將大箭
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
而驚嘆又嘗輕騎近山遇三騎皆賊中之驍勇有名
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帝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二
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武德九年八月帝卽位是月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

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譏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繫思力於門下省於時兵馬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帥大驚皆下

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曜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繇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於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旣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歎曰非可測也車

駕卽日還宮

貞觀十四年四月帝謂朝臣曰朕少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卽知強弱當取吾弱對其強取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奔命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十九年二月行幸次武德將飛騎歷北山行遇猛虎引弓射之應弦而殞又在雒陽苑射猛虎民部尚書唐儉見群豕突出林中帝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

豕突及馬鎧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頤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一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帝納之因爲罷獵

六月帝征遼東駕次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禱薩高延壽南部禱薩高惠真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安市城帝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旌幟趨賊營北峰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進賊衆大懼帝入自山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長孫無忌李勣等引兵

圍之撤東川梁以斷其歸路帝按轡徐行觀賊營壘
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所擊一麾而敗天祐我也
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真等十五萬六千八百
人請降

肅宗初為忠王嘗於諸王及廢太子射於苑中矢三
發連中的觀者咸以為神

後唐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齟齬善騎射與儕類馳騁
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於空射之連中眾
皆神伏又嘗於達靺部人角勝達靺指震鵬於空曰
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即彎弓發矢連貫震鵬邊人拜

僖年十五從獻祖討龐勛摧鋒陷陣出諸軍之右軍
中目為飛虎子及為河東節度使與汴軍戰於汜水
之上帝長子鐵林指揮使落落既戰馬踏帝馳騎以
救之其馬亦踏汴之追兵將及帝背射一發而斃乃
退

莊宗初為晉王嘗勞軍於魏縣因率百姓輕騎循河
而上將規梁軍時陰晦未霽劉溥率羣賊五千伏於
河曲叢木間伺帝已過羣賊大譟圍帝數十重戈稍
如林帝以百騎馳穿其間左右奮擊賊稍皆萃於帝
帝躍馬大呼而乘之梁軍辟易四處斬十餘級決圍

而出會援軍至梁軍遂退帝顧軍士曰幾爲寇嗤軍士咸曰大王神武應天英才間世故非威孽敢犯軍塵今日之事適令賊見大王之威畧耳又嘗與梁軍對壘於濮州北王彥章夜率精甲五千餘衆伏堤塢之下帝嘗觀兵於塢上俄以十餘騎輕行登塢梁軍竊發圍帝數十重我後騎繼至攻於圍外帝於圍中躍馬斬擊觸鋒刃決圍而出合外騎接戰俄而李存審至賊遂退走斬首數百級時嘗銳於接戰每馳出營嘗身先士卒存審叩馬上諫請無輕行帝何存審有間卽策馬而出顧近臣曰老子妨吾戲其英才

如是王鎔王虎直亦遣使致書請帝不躬御士卒曰天下元元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王無自輕言甚切至帝笑謂其使者曰漢高祖馬上得天下身百餘戰然後成帝功予不敢希慕前人安能局促於珠簾以肥其軀耶及進軍胡柳隄梁軍亦至帝親率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亘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衆當其西鎮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環王彥章居中軍兩軍接戰帝以銀槍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十餘里賀環王彥章皆單騎而走

周太祖嘗謂侍臣曰

朕五六歲時每聞莊宗破夾寨與梁太祖爭天下自是十五年終滅梁朝中興唐室夾河戰陣朕預其間若神武英豪近古無此人主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凡出畧遊仰視飛鳥命帝射之控弦必中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謀叛據神武武皇命李存信誘而襲之弁嬰城固守士乘城多為所傷軍眾沮撓帝率其屬登梯奮擊士眾退者瞋目叱之夷傷復起人百其勇弁勢危蹙遲明道走帝單騎追禽獻於軍門太祖尤所嘉獎

晉高祖初事後唐明宗領親騎左射軍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後有河北之地開霸府於鄴梁祖遣上將劉以兵五萬營於莘

十三年二月鄴引兵突至清平薄我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陳多為鄴所掩截帝領十餘騎橫槩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竟收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耶因頒以器帛後親為啗蘇啗蘇者當時以為異恩繇是知名

漢高祖素有大志所至輒觀山川形勢心畫都邑營壘之宜同輩異之明宗嘗與梁人對柵澶州德勝口晉高祖以懿戚領親兵一日與帝俱行為敵人所襲晉高祖馬甲糞擔連革忽斷帝素勇捷輟騎以授取

丹州元氣神武 卷之四十四
斷革者綴以自跨徐殿其後追者謂其有伏乃得解
晉高祖壯而感之有明宗腹心王繼弘見之以事聞
明宗明宗深加賞異謂晉高祖曰此可任之及明宗
卽位晉高祖復領其軍帝又事焉天成中晉高祖自
六軍諸衛副使出爲北京留守以帝有權畧加疇昔
護授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較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
藻戲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疊貫從事官懽呼拜
賀世宗朝命翰林繪工寫之縑素詔學士陶穀爲之
讚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時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樊愛能何徽之失律也騎軍數千馳突南走控弦
露刃劫掠輜重衆庶大擾驚走不可勝數帝遣近臣
及親較宣諭止遏莫有從命者散卒兇勃頗害使臣
遞相揚言契丹大至官軍大敗余衆已解甲矣至
暮知官軍克捷散卒稍稍而回亦有達曙而不至者
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破寇敵
不然則社稷亦綴旒矣

六年帝幸滄州入瓦橋關五月侍衛使李重進已下
諸將相次帥師而至偽瀛州刺史高彥暉上表歸順

關南平凡得州五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是行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

下

